

如今，中国人都在紧张地生活着

.....

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人们希望读到文山

书海中的精品佳作

在精品中，人们更是渴望读到

精品中的精品

.....

金碧◎主编

名家新作

①

〔上〕

巴金：怀念曹禺

阿城：足球与世界大战

梁凤仪：商战秘笈

钱钟书：永远的快乐

蒋子龙：生意无经

张抗抗：无法抚慰的岁月

唐师曾：寡人好色

毕淑敏：成千上万的丈夫

安顿：说吧，说“我爱你”

何清涟：人格的试金石：贫困与财富

王蒙：通俗、经典与商业化

白岩松：官谱有多大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I267
1687
1-2
1

名家新作

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新作①/金碧 主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8. 10

ISBN 7-80094-245-7

I. 名…

II. 金…

III. 散文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7408 号

名家新作①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5 字数 225 千字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

名家新作

①

- 毕淑敏 再祝你平安/1
- 成千上万的丈夫/21
- 孩子,我为什么打你/367
- 程乃珊 爱的承诺:好好活下去/8
- 蒋子龙 “大”的诱惑/12
- 生意无经/17
- 阿 城 足球与世界大战/26
- 毛志成 用一生注解友谊/36
- 关于“丫头”品位/50
- 安 顿 说吧,说“我爱你”/44
- 回家/54
- 张 洁 成功永远是“进行时态”/62
- 冯骥才 富人区/71
- 西式幽默/314
- 沙叶新 女大“不中留”/73
- 沙叶新买菜记/143
- 唐师曾 寡人好色/78
- 刘 墉 点一盏心灯/81
- 周国平 朋 友/88
- 铁 凝 门外观球/91
- 张抗抗 无法抚慰的岁月/97
- 刘亚洲 给儿子的一封信/102

目 录

巴 金	怀念曹禺/108
贾平凹	古土罐/114
	秃顶/239
	关于《高老庄》/322
张小娴	男人六题/118
梁凤仪	商战秘笈/125
王 蒙	通俗、经典与商业化/132
陈丹燕	你对咖啡到底有什么感觉/149
陆星儿	革命言行是一面镜子/155
	在拉雪兹神父墓地/297
叶延滨	传媒时尚/162
	钱包/343
洪 峰	足球的回忆和期待/171
徐 刚	人生圆桌/183
余秋雨	关于嫉妒/199
李国文	江山文人捧/220
	都市炎凉/234
钱钟书	永远的快乐/225
杨 绛	吴宓先生与钱钟书/227
	流浪儿/287
陈 村	开会/242
	说草/278

目 录



· 梁晓声	狡猾是一种冒险/245
	空手套白狼批判/331
池 莉	新一代书生/254
许 淇	秃头小姐与时尚/257
赵本夫	“举报”闲话/260
高洪波	世界“悲”情/263
李 锐	妇女角色/266
刘心武	公共与共享/274
张辛欣	婚礼进行曲/282
茹志鹃	我能忘吗/289
雷抒雁	喜 子/291
白岩松	官谱有多大/294
叶兆言	好人和坏人/301
苏 童	我与电脑的故事/305
邓 贤	心灵的烙印/308
谌 容	活着的滋味/312
柯 蓝	岂不快哉/317
陈世旭	都市牧歌/329
李银河	我的人生第一课/346
何清涟	人格的试金石:贫困与财富/349
王安忆	童年的玩具/354
韩少功	伪小人/363

- 肖复兴 都市的女人/371
- 苏叔阳 爱情与文化“差异”/375
- 李 辉 在香港说话/378
- 公 刘 “傍黑”与变黑/381
- 丛维熙 从法捷耶夫之死想起/384

目 录



再祝你平安

◎ 毕淑敏

那天接起一个电话，很陌生的女声，轻柔中隐含压抑，说毕老师，我想跟您谈谈。

我说，啊，你好。此时我正在写作，以后再谈，好吗？

那女人说，我可能没有以后了，或者说以后的我，就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。我是您的读者。一次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，我买过您的书。那天孩子正生病，因为喜欢您，我就抱着病儿子去了。当时我还请您在书上留一句话，您想了想，下笔写的是——“祝你和孩子平安”。一般的不会这样给人留字，是不是？而且您并不是写“祝全家平安”。您没提到我的丈夫，您只说我和孩子。您那时一定就已看穿了我的命运，我那时是平安的。不，按时间推算，那时我就已经不平安了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自己是平安的。现在，我不平安了，很不平安。我怎么办？我不能和任

何人说我的事，心乱如麻。我狂躁地想放纵一下自己，那样也许会使我解脱。起码世上可以有人和我一样受罪受苦，我没准会好一些……

我听着她的话语，竭力回忆着……售书……生病的孩子……可惜什么也记不清。我是经常祝人平安的，觉得这是一种看似浅淡其实很值得宝贵珍惜的状态。沉默中，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下话筒，在电线的那一边，有一颗哭泣而颤栗的心灵。

我假装茅塞顿开，说，哦，是！我想起来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，好吗？现在我已经把电脑关了，什么都不写了，专门听你说话。

女人停顿了片刻，很坚决很平静地说：毕老师，我得了梅毒。

那一瞬，我顿生厌恶，差点将话筒扔了。以我当过多年医生的阅历，原不该如此震动，但我以为，一位有着如此清宁嗓音并且热爱读书的女人，是不该得这种病的。

也许正因为长久行医的训练，使我在片刻憎畏后，重燃了普渡众生的慈悲心。你可以拒绝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，但你不能拒绝一个殷殷求助的病人。

我说，得了梅毒，要抓紧治啊。别去街上乱贴的江湖郎中那儿瞎看，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。不要讳疾忌医，有什么症状就对医生如实说啊。

女人说，毕老师，您没有看不起我，我好感动。



这不是我的错，是我丈夫把脏病传染给我的。我们是大学同学，整整四年啊，我们沉浸在相知的快乐中。我总想，有的人，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，但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，一下子就碰上了，这是老天对我的恩惠，像中了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大奖。毕业之后，我留在北京，他分到外地。好在他工作的机动性很强，几乎每个月都能找到机会回京。后来我们有了孩子，相亲相爱。也许因为聚少离多，从来不吵架，比人家厮守在一起的夫妻，还亲近甜蜜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他突然不回家了。您说他不恋家吧，几乎每天给家里打一个长途电话，花的电话费就海了去了，没完没了地跟我说些鸡毛蒜皮的事，可就是人不回来，连春节也是在外面过的。前些日子，他总算归家了，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问他，什么也不说。哪怕这样，我一点疑心也不曾起过，我相信他比相信自己还坚决。就算整个宇宙都黑了，我们也是两个互相温暖的亮点。后来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得了奇怪的病，告诉他后，他的脸变得惨白，说，我怕牵连了你，一直不敢回家。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治好了，才回来。终是没躲过，害了你。

我摇着他的身子大喊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老老实实说清楚！

他说，一次，真的只有一次。我陪着上面来的领导到歌厅，他叫了小姐，问我要不要？我刚开始说不



要，那领导的脸色就不好看，意思是我若不要小姐，他就不能尽兴。我怕得罪领导，就要了……事情就这么简单。三个星期后，我发现自己烂了，赶紧治。那一段，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，天天给家打电话，但没法解脱。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听凭你处置。无论你采取怎样严厉的制裁，我都接受。

这是三天前的事。说完，他就走了。我查了书，《本草纲目》上说“杨梅疮古方不载，亦无病者。近时起于岭表，传及四方……”他正是在广州染上的。三天了，我没合一下眼，没吃一口饭，只喝一点水，因为我还得照料孩子……我甚至也没想看病的事，因为我要是准备死，病也就不重要了……

听到这里，我猛地打断她的话说……你先听我说几句，好吗？我行过20多年的医，早年当过医院的化验员。在高倍显微镜底下，观察过活的梅毒螺旋体。那是一些细小的螺丝样的苍白生物，在新鲜的墨汁里（唯有对梅毒菌，采取这种古怪的检验方式），会像香槟酒的开瓶器一样，呈钻头一样垂直扭动。它们简陋而邪恶，同时也是软弱和不堪一击的。在摄氏40度的温度下，转眼就会死亡。

我顿了一下，但不给她以插话的间隙，很快接着说，你一个良家妇女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，一个贤惠温良的妻子，一个严谨家庭出身的女儿，一个可爱男孩的母亲，就这样为了一种别人强加给你的



微小病菌，自己截断生命之弦吗？你若死了，就是败在长度只有十几个微米的苍白的螺旋体手里了！

电话在远方沉寂了很久很久，她才说，毕老师，我不死了。但我要报复。

我说，好啊。在这样的仇恨之前，不报复，怎能算血性女儿！只是，你将报复谁？

她说，报复一个追求我的领导。他也是那种寻花问柳的恶棍，我一直全力以赴地躲避他，但这回，我将主动迎上去诱惑！虽然这个领导不是那个领导，但骨子里，他们是一样的，我必让他身败名裂。

我说，对这种人，不必污了我们的净手。他放荡形骸，螺旋体、淋病菌和爱滋病毒，自会惩罚他。等着瞧，病菌们有时比人类社会的法则，更快捷更公平。

女人叹了一口气说，好吧，我依您。可我满腔愁苦何处诉？！日月无光，天塌地陷啊！

我说，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还是你，尽管身上此时存了被人暗下的病菌，但灵魂依旧清白如雪。

她说，我丈夫摧毁了我的信念。此刻，万念俱灰。

我说，女人的信念仅仅因为丈夫而存在吗？当我们不曾有丈夫的时候，我们信谁？信自己！当丈夫背叛、堕落的时候，我们信谁？信自己！当丈夫因为种种理由离我们而去的时候，我们信谁？信自己！丈夫再好，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，变与不变，自有它的轨道，不依我们指挥。世上唯一可以永远依傍永不动



摇的，是我们自己培植的心灵与意志。

电话的那一端，声响全无。许久许久，我几乎以为线路折断。当那女人重新讲话的时候，音量骤大了30%。

您能告诉我，今后怎么办？原谅我的丈夫吗？我是一个尊严感很沉重的女人，无法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假装忘记了这件事。不忘记就无法原谅。解散这个家，所有的人都会问这是为什么？内幕就得大白天下，我也无法面对周围的人和亲友悲悯的眼色。我想，有没有既凑合着过下去又让我心境平衡的办法呢？只有一个方子，就是我也自造一个短儿，一个瑕疵，我和丈夫就半斤对八两了。我有一位大学男同学，对我很好。我想，等我治好病以后，当然是完完全全的好了，我就把一切告诉他，和他做一次爱。这样我和丈夫就扯平了，我的痛苦就会麻痹。您说，我是否有权力这样做？她窘急地询问，好像在洪水中扑打逃生的门板。

这一回，轮着我长久地踌躇了。我不是心理医生，不知该如何准确地回答她，只好凭感受说：我以为，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形下，你有权力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在这之前，请三思而后行。以错误去对抗一个错误，并不像三叉路口的折返，也许会蒙出个正确。它往往导致更复杂更严重的错误，而绝不是回到完美。女人在深重的打击之下，心智容易混乱。假如我们一时想



不出好办法，就把痛苦放到冰箱里吧。新鲜的痛苦固然令人阵痛恐惧，但还是最糟。我们可以在悲愤之后，化痛苦为激励。最可怕的是痛苦的腐烂和蔓延，那将不可收拾。

她沉吟半晌，然后说，谢谢您。我会好好地想您说过的话。打搅您了。我在这世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信任又可保密，只有对您说。耽误了您这么多时间，很抱歉。

我说，假如多少能给你一点帮助，我非常乐意减轻您的痛苦。我又说，最后能问你是怎样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吗？

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，第一次轻轻地笑了，说，信息社会，我们只要想找一个人，他就逃不掉。您说对吗？

我也笑了，说，对。假如今后我还有机会给你留言，会再次写上——祝你和孩子平安。

爱的承诺：好好活下去

◎ 程乃珊

说实在话，“泰坦尼克号”的故事岂但老套，简直是重复：富家女厌倦上层社会，与穷艺术家一见钟情。

尽管嘴上这么说，但在长长的三个多小时里，观众的心，跟着这对年轻人——本世纪初，勇闯新世界的蓬勃生命力的代表，由船尾到船头，由头等舱到三等舱，经历一场世纪之恋！

它颂扬的爱情，其实重点不在冲破贫富差异——因为这在 85 年前属十分现代前卫的观念，在 90 年代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不足以引起观众的震撼，这正是导演匠心独到之处。

相信全片最令人心撼的，不在船轰然断裂，而是男主角自己浸在冰海中，让露丝躺在浮木上，并要她亲口许下诺言：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活到 100 岁！

最后，露丝看到了救生船，为了承诺这个爱的诺



言，她毅然挣脱了杰克僵死的双手，向生命之光游去。杰克的脸冉冉下沉、下沉！

这就是现代的爱情观：为了爱，要活下去，活得更灿烂。罗米欧朱丽叶和梁山伯祝英台式的殉情，已不合今天时代的口味。尽管当今现代人有时会表现出彷徨、焦虑、多情善感和患得患失，但“殉情”两字，似乎已不再属我们的字典。

日前香港一则颇轰动的社会新闻：一位年轻有为有“神探”之称的警司，意外身亡，电视台访问他的未婚妻、电视明星杨雪仪时，我们看到的，已是一个收拾好心情，用一种乐观、美好的心去缅怀自己至爱的形象。她表示，马上要去上海拍片。“……他一定也喜欢我重新振作起来，不欢喜我一味沉浸在悲痛中……我要抓紧时间，活一世，做三世的事，将他未来得及做的一起做完……”

镜头前的杨雪仪神采飞扬，美艳如昔。她说：“他”喜欢她老是漂漂亮亮的……

当我们深爱的一方已永远逝而不返时，我们收拾起心情重享人生，并不意味着背叛。相反，当着一方背叛爱的承诺时，我们收拾起心情重享人生，也不意味着饶恕。

女友贞为颇有名气的钢琴独奏家。在比利时获音乐硕士。她的十只纤细却富有力度的手指，不仅为她赢得事业上的盛名，同时也支起一家的舒适的生活，



和一家徒有其名的、仅为了令丈夫可以做个挂名总经理的不赚钱的公司。

丈夫 60 岁生日那日，一张写着肉麻的“一切如开始般那样美好”的生日贺片，令她识破了丈夫一段长达七年的婚外情。

丈夫和第三者的“美好开始”，成了贞地狱式煎熬的开始。

她大把大把掉头发，体重骤减。她把自己关起来自虐，拒绝任何人与她通电话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，她主动电邀我们出席她独奏会的彩排。清减了的她，显得年轻窈窕，精神很好。

正在诧异她的变化，她自己开口：“我是一个十分自爱的人。我对自己许下诺言：好好地活下去，才不至于辜负自己的生命。

生命是一个动态的历程。走过了一个阶段，就走过了。怎能再回头？前面摆着的，将是一个全新的，正等候你去迎接的“明天”。只有傻瓜和无所作为者，才会死死地对着历程的一个阶段痴痴呆望。

《泰坦尼克号》里的杰克才华出众，但他已经死了。女主角毅然挣脱他的僵死的双手走向生命，不是无情，而是面对现实，不是放弃爱的承诺，而正是为了实现爱的承诺。

人世本是现实的。不是有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之